

AMERICA

美利坚， 一个中国女人的战争

把一个美丽的中产阶级社区，破坏成肮脏的乞丐王国，是抗争还是堕落？是光荣还是耻辱？这个新移民和美国主流社会的战斗故事，其残酷性，不亚于“9·11”那惊天一撞！

达理 /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AMERICA

美利坚，
一个中国女人的战争

A CHINESE
BEAUTY'S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利坚·一个中国女人的战争/达理 著. - 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

ISBN 978-7-02-006300-0

I. 美… II. 达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4740 号

责任编辑: 洪清波 徐子苕

装帧设计: 刘 静

责任校对: 朱美凤

责任印制: 李 博

美利坚·一个中国女人的战争

Mei Li Jian·Yi Ge Zhong Guo Nü Ren De Zhan Zheng

达 理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78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2

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978-7-02-006300-0

定价 21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—

早上跑步回来，在离家还有几个路口远的地方，一辆福特厢型车在高岩前面缓缓行驶，速度比他跑得都慢，两侧紧急灯一闪一闪。高岩猜想，这辆车不是出了故障就是迷了路。正想快跑几步追上去问个究竟，车在前边路口停住了，下来一位裙装笔挺的中年妇女。她手脚麻利地从车里拿出一块“HOME OPEN”（房屋开放）的木牌搁在路边，然后继续驱车前行。高岩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卖房经纪在码路标，引着大伙儿去看她卖的房子。刚入二月，旧金山的雨季远未结束，很少有人这会儿卖房子，大约急于求现吧。高岩跟着那女人的车左转右拐又跑了两个路口，居然路标始终指着他家的方向，像专门为他引路似的。果然，厢型车在他家那条街的路口熄了灯，灭了火，完全停了下来。那女人这回不仅从车里拿出了路标，还扛出了一根碗口粗一人多高的木杆，杆顶挂着一块大牌子，上面写着“HOUSE FOR SELL”（房屋出售）。那根木杆看来不轻，女人身子摇晃了一下，高岩连忙跑过去，帮她把木杆扶正，插进草

地中。

“万分感谢，先生！”女人拍拍手上的灰土，笑着对高岩说。

高岩摆摆手说：“不必客气，小姐。这栋房子今天上市？”

“要不要进来看一看？我叫艾米。”她递给高岩一张屋况简介，边招呼着他，边打开了大门。

高岩的鞋底还带着刚才在森林里跑步时沾的泥水，担心踩脏屋里雪白的地毯，便站在门口向里面看了看。女经纪大约看出他的难处，也就不再勉强，便滔滔不绝地向他夸赞起这栋房子的种种好处。他捺着性子听了一会儿，趁她喘气的间歇，指着斜对面的一栋房子说：“我家就住那儿，和这栋房子一模一样。”

“哦？那太好了。”她没有一丝尴尬，“可是先生你知道吗？这栋房子有加盖许可证，允许加高一层，增建面积一千四百多平方英尺。”

高岩点点头说：“半年前，我参加了他们申请加建的听证会。”

“哦？你认识他们？霍金斯夫妇。”

“仅仅是邻居。”高岩解释道，并向她请教，房子转手以后，加盖许可证是否继续有效？

“当然。”她的语气十分肯定，“州法和市法都是这样规定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高岩同她握握手，向她告辞。

回到家里，高岩告诉妻子李玲，霍金斯夫妇今天卖房子，已经开门了，想不想去看看？李玲说：“有什么好看的？不是和咱们的房子一样吗？”

高岩说：“真弄不明白，好不容易拿到了加盖许可证，又要把房子卖掉。”

李玲说：“还不是因为离婚了，卖了房子好分钱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高岩很惊讶妻子的消息灵通。

李玲说：“你忘了？霍金斯先生也是我们蓝十字的签约医生。

不知是一方有外遇还是双方都有，反正是过不下去了。怎么，你想买他们的房子？”

高岩说：“若是考虑投资，真值得买。咱们这里学区好，房价涨得快。刚才我在那儿看了报价，比咱们五年前买时高了一倍。”

“那就去买吧，”李玲附和道，“投资房子总比你玩儿股票保险多了。”高岩知道，妻子对他辞了工作在家炒股一直颇有微辞。但是这几年，凭着硅谷各大公司校友给他提供的内线消息，他把股票炒得行云流水，活色生香，稳稳地赚了几笔。看来妻子心里有数，才会支持他去买房，不然，光靠着过去那点儿工资，哪能作此非分之想？

吃过早饭，高岩和妻子去霍金斯家下单。女经纪人艾米告诉他们，从开门到现在，不过两个小时，已经接了三张单子。高岩问她：“都是全价下的单吗？”艾米礼貌地笑笑：“非常抱歉，先生，我无可奉告。”

高岩觉得不可等闲视之，和妻子商量一会儿，决定也以全价一百零五万下单。为了压倒对手，他向艾米表示，他们可以付百分之五十首期，其余部分自己去找贷款，保证十天就能拿下。一般来说，美国人买房，通常只付一成头款，两成三成已不多见。高岩觉得，他这五成的大手笔，应能稳操胜券了。果然，女经纪人向他伸出一个手指组成的圆环，点点头说：“你赢了。”可是当他填单时，她又补充道：“不过，按规定，必须等到今晚关门时，才能做出最后决定。”高岩敷衍地嗯了一声，心想这纯粹是职业化的官腔，根本不必理睬。

交了单子，高岩和妻子把房子里外各处又仔细看了一遍。平心而论，老美住过的房子就是不一样。虽然这里的户型与高岩家毫无二致，但仍给他一种全新别样的感觉。所有房屋的内墙，绝无一间四白落地，不是贴着暗花的壁纸，就是涂着彩色的颜料，并与

窗帘地毯的色调搭配得极为协调。浴室与厨房的器具和材质均十分考究,镀金的龙头与光洁的大理石台面相映生辉,厨房的中心岛与起居室的壁炉遥相呼应,竟连冰箱、烤箱、洗碗机的外饰也与橱柜一体成型。为了检查每一个开关,高岩点亮了房里所有的灯。名目繁多的吊灯、壁灯、射灯、吸顶灯、轮廓灯,不仅提供了足够的照明,而且营造出一种温馨迷人的氛围,令整座房屋显得美轮美奂,富丽堂皇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,这座处于路口的房子,拥有一片异常开阔的扇形草坪。环绕草坪的弧状路肩,可以首尾相接停放十多辆汽车。逢年过节开派对,即使宾客盈门,也有足够的车位。房子的后院有一座二十五米的游泳池,蓝白相间的瓷砖托起一池碧水,倚墙栽种的一排高大的意大利柏,为泳池筑起一面绿色的屏障。高岩想,即使在此裸泳,也不会走光吧。

李玲边走边看,频频点头,几乎难掩兴奋之情,最后竟撒娇似的对高岩说:“老公,这房子太可爱啦,买下以后,咱们搬这儿住,把那边儿租出去吧。”

高岩刮了一下她的鼻头,笑着说:“这回原形毕露了吧。总骂我们男人喜新厌旧,其实你们女人也是见异思迁啊!”

回到家里,打开电脑,高岩把自己买的几十只股票全都调了出来,一一审视。这是他在虚拟的网络世界统领的一支大军。每逢周一到周五,股市开盘的时候,他就会把它们集结起来,发号施令,指挥它们去冲锋陷阵,攻城略地。今天是周日,本应休息,但为了明晨不致仓皇应战,此时必须排兵布阵,仔细检阅一番。这是要调动五十多万美金啊,几乎是高岩全部股票市值的一半。

确定准备出售的股票后,高岩又在网上查询了美国几家大银行贷款的利率,很快确定向花旗银行申请。它的利率不是最好的,但允许提前还款,且无罚款条例。

好了,一切准备就绪,就等女经纪人报佳音了。

天刚擦黑，妻子李玲迫不及待地先把电话打了过去。一番客套之后，李玲脸上的笑容顿时褪去，旋即浮上一种惊愕的表情，嘴巴里一连串地说：“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”

这是什么意思？高岩赶紧把电话接过来，想把事情弄清楚。女经纪人艾米说，本来，他们的条件稳居第一，可是就在一个小时以前，快关门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客人，愿出一百零八万购买此房，而且一次付清。如果他们愿意做出同样的承诺，她仍会把他们作为首选，毕竟他们下单在先，否则，她就爱莫能助了。

放下电话，高岩苦笑道：“真是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还有比我们更牛的。”

李玲沉吟片刻，眼睛蓦地放出光来：“要不咱们跟他拼拼看，不就多加三万吗？三个月薪水罢了。”

高岩问：“另一半儿五十万呢？”

妻子说：“把你的股票都卖了，不就够了吗？好钢用在刀刃上。”

高岩笑起来，笑声有点儿怪声怪气：“老婆，别忘了，这是美国。股票挣了钱是要上税的，税率将近百分之三十。都拿出来买房子，我拿什么去交税？到时候，不是卖房子，就是我去坐牢。”

事关丈夫的身家性命，妻子立刻没了脾气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那就算了吧，我看住在这里也蛮好。他们那里的花样，我们也能做，几万块钱就能搞定，何必拿一百万去买？地税还要加一倍，简直昏了头啦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股市刚刚开盘，就拉出一片长红。圣诞购物季销售额统计出炉，增幅大大高出专家预测，表明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上扬，带动股市全面走高。高岩调兵遣将，杀进杀出，左冲右突，收盘时粗略一算，斩获甚丰。

但是，当他的目光透过书房的窗户，望到路口的那栋房子时，

心里仍有一种失落感。妻子的分析，固然句句都对，但毕竟是被淘汰出局的，显得很没面子。高岩很想见识一下这个未来的高邻究竟是何方神圣，竟用如此疯狂而愚蠢的方式买房。众所周知，根据美国税法，分期还贷的付款额，可以抵掉大笔税金，除非你跟钱有仇，或跟政府是哥们儿，才会一次付清房款，然后再去全额缴税。

转眼进入四月，雨季结束了。路口那家新房主始终没有露面。白天从未见到有人出入，到了夜晚，各个窗口依然漆黑一片。房前扇形草坪喝饱了一冬的雨水，这会儿迎着北加州温煦的阳光，蓬蓬勃勃地疯长起来，若不及时割剪，很快就会长荒的。

李玲对高岩说：“哪天你剪草，顺便也帮他们剪剪吧，不然邻居们会投诉的。”

“我凭什么啊！”高岩一口回绝道，“我又不是他们家的园丁。就算学雷锋做好事，也不用做到美国来。”

妻子忍不住笑道：“你这人怎么这样讲话？”高岩说：“你别管我怎么讲话，你少冒傻气儿就成了。”

二

复活节期间,上中学的女儿放春假,高岩全家驱车去俄勒冈州红松林公园旅行。在树洞里露营,在小河边烧烤,看野鹿在草原上徜徉,望兀鹰在天上盘旋。回来的路上,玩累的娘儿俩,倒在车上呼呼大睡。高岩一路不停地灌着双倍咖啡因的“RED BULL”,独自开车回家。进入社区以后,天全黑下来了。他忽然发现,路口那家所有的窗户都亮起了灯。隔着厚实的窗帘,光影朦朦胧胧的。看来,新房主利用假期搬进来了。他瞥了一眼房前的私家车道,空空荡荡的。原以为那里一定泊着奔驰或宝马什么的,或许已经入库了吧。

第二天傍晚,妻子刚进大门就喊了起来:“高岩,高岩,你在哪儿?”这可有点儿异乎寻常。来美以后,她学老美,对他的称呼简化到只有一个字“嗨”。“嗨,做饭了吗?”“嗨,拿信了吗?”“嗨,倒垃圾了吗?”只有遇到重大事件,她才直呼他的全名:“高岩,我今天又增加了两个客户!”“高岩,我这月涨薪水了!”果然,当她跑到书房见

到他时，神情十分兴奋。他也就直呼其名地问：“李玲，什么事把你乐的？是不是开了一家私人诊所？”

妻子说：“不是。是路口那家搬进来了！”高岩淡淡地说：“噢，我知道了。”妻子问：“那你猜猜，他们是什么人？”他说：“什么人？不会是长着三头六臂吧？”

妻子嗔怪道：“你瞎说什么？是一家中国人！”

中国人？这可算作好事一桩。在这个除了他们以外，清一色老美的社区，一家老中从天而降，着实可喜可贺。高岩问妻子：“你看见他们了？”

“嗯。”妻子点点头说，“刚才下班回来，拐进路口的时候，我看见一个小男孩儿在草地上玩儿球，一脚把球踢到马路上。我急忙刹住车。小孩儿妈妈在后面追着喊，小宝，当心汽车，别上马路！”

高岩问：“说的英文还是中文？”

“当然是中文，字正腔圆，一点儿口音都没有。”李玲说，“我下车把球捡起来，递给小孩儿，他妈跑过来对孩子说，小宝，快谢谢阿姨。”

高岩不胜感慨道：“李玲，你行啊，这么快就接触上啦！”

“可不，我们还聊了一会儿呢。小孩儿妈说，他们是三天前搬进来的，还没完全收拾好。听说我是儿科医生，当时就让我看看她的孩子发育得好不好。”

高岩讥讽道：“李大夫，你不会就在大马路上行医吧？像个赤脚医生似的。”

“我当然不会，”李玲说，“我劝她带孩子去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，打些预防针什么的。如果还没买医疗保险的话，也可以考虑我们的蓝十字。这样，我就可以当他们的家庭医生。她当时就答应了。”

高岩向妻子挑起大拇指说：“李大夫，你太敬业了，蓝十字应该

给你发奖章。”

“少贫嘴，”妻子一巴掌打翻了他的大拇指，然后问，“嗨，饭做好了没？”

高岩说：“好了，西红柿鸡蛋炸酱面。”

妻子转身走向餐厅，并催促他说：“快点儿吃饭，等会儿还要到她家去。”

高岩大吃一惊，追上去问：“你说什么，去她家？刚认识就去串门儿，合适吗？”

妻子说：“谁去串门儿？我是去给她送蓝十字保险资料，顺便帮她联系一个保险经纪。”

高岩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自己去吧，反正都是你的事。”

吃过晚饭，妻子去邻居家了，高岩在书房里准备报税资料。美国每年的报税截止日期是四月十五日。低收入家庭一般都早早寄出税表，望眼欲穿地等着国税局的退税支票；像高岩家这种要给政府上贡的，恨不得最后一刻才把支票寄出去。

正当高岩把电脑打开，准备下载今年的税表和报税软件时，妻子回来了，并且又在大门口朝他喊起来：“高岩，你出来一下儿，有客人来啦！”

客人？什么客人？高岩不记得今晚有约。难不成是妻子把那位新邻居带家来了？他走进客厅，果然看到一对母子站在玄关入口。妻子从门旁壁橱里找出两双拖鞋，递给年轻的妈妈：“快换上，可别光脚站地上，多凉啊。你放心，我这都是一次性的，用完就扔。以后你也多准备些，免得交叉感染。尤其是小孩子，抵抗力差。”女邻居的表情像个小学生，接过拖鞋说：“还是李大夫想得周到，往后我得向你请教。”

高岩走上前去。妻子喜滋滋地说：“高岩，这就是咱们的新邻居，你瞧她长得像谁？”高岩端详了一会儿，是觉得有些面熟，但又

不愿瞎猜,尤其还是初次见面,便礼貌性地伸出手去说:“你好,欢迎你来,请问怎么称呼?”

女邻居用指尖儿碰碰高岩的手掌,眼睛里透出一种狡黠的微笑:“我叫许晴。”

“许晴?”高岩不禁轻呼一声,再仔细打量一番,那微扬的眼角,那尖尖的下颌儿,尤其是那对招牌式的酒窝儿,岂不是活脱脱的许晴吗?他颇为兴奋地说:“久仰久仰,没想到和大明星做邻居。我们刚刚看过你演的《大清王朝》里的大玉儿,棒极了!”

不料妻子却得意地大笑,抢白他道:“你想什么呢?人家叫许琴,钢琴的琴,不是许晴。怪不得网上八卦说,许晴是中国男人的梦中情人,没想到你也算一个。”

女邻居连忙解围道:“李大夫,可别这么说,在国内,好多人都以为我是许晴,高老师怕也是误会了。”

高岩自知中招,懊悔不已,赶紧道歉:“对不起,我这个人舌头有点儿大,从小分不清 in 和 ing,把琴听成了晴。”

在客厅坐定以后,妻子让女儿小岚带小宝去玩儿,然后给蓝十字的经纪人打电话,替许琴安排约谈时间。

许琴对高岩说:“刚搬来,还没装电话,李大夫就让我到你们这儿来了,真添麻烦。”

妻子解释说:“她的手机是国内带来的,在美国打,算国际漫游,一分钟好几美元。我就跟她说,走几步路,上我们家来打,省得花冤枉钱。”

许琴说:“李大夫真是热心肠。我搬到这儿,能碰上你们这样的邻居,是我的福气。”

高岩摆摆手说:“你不用这么客气,远亲不如近邻嘛。我们在这儿住了五年,总算搬来一家中国人,我们也很高兴。”

许琴问:“这里的中国人很少?”

李玲说：“这个社区，前后十几条街，住的全是老美。”

“太好了，我就不喜欢中国人扎堆儿的地方。”许琴说，“刚来美国的时候，住在洛杉矶罗兰岗朋友家，满城都是大陆来的。那些太太们，白天逛街下馆子，晚上通宵打麻将，简直看不下去。小宝爸刚一回国，我就带着孩子到旧金山来了。起初住在南湾，也是满大街同胞。到‘大华’超市买东西，半个小时碰上俩熟人。这世界也太小了。后来朋友介绍我来这边买房子。说这是老美社区，环境单纯，学区又好，特别适合小孩儿成长。”

高岩打趣道：“所以你就高价下单，把房子抢到手。”

许琴说：“这都是让那个老美中介给撺掇的。我不懂英语，她跟我朋友说，上市不到一天，接了好几张订单，都是全价，还有一单出一半儿首付。如果我不出高价，可能就买不成了。我让朋友告诉她，我加三万，一次付清，结果就给拿下了。”

高岩说：“其实你加一万就够了，何必加那么多？”

“我怕别人再跟我争，索性多加点儿。”许琴解释道，“再说，我喜欢‘108’这个数，吉利。《水浒》里就有一百零八将呀！”

李玲笑道：“怪不得我们争不过你，原来你有一帮梁山好汉保着哪！”

高岩连忙向妻子使了个眼色。第一次见面就扯出这个尴尬的话题，似乎不大得体。然而妻子却毫不理会他的暗示，继续说道：“你知道吗？许琴，本来我们也想买那栋房子的，出一半儿首付的就是我们。”

“是吗？”许琴惊讶得瞪大了那双微翘的杏核儿眼，“你们这栋不是和那栋一样吗，干吗还要买一栋？”

李玲说：“我喜欢那栋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许琴愈发不解，目光向四周扫视一遍，说，“你们这栋多雅致啊。那栋房子其实我并不喜欢，屋里墙面花里胡哨的，还

把着路口，车来车往的，噪音大不说，多容易出车祸啊。尤其麻烦的是后院的游泳池，没遮没拦的。小宝一去后院，我这心就揪着，生怕一时看不牢，闹个好歹的。”

高岩和妻子对视了一下，妻子一脸的无奈。高岩明白她的表情。在他们看来最值得称道的地方，在许琴眼里，竟是难以容忍的缺陷。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！

这时，女儿小岚带着小宝来到客厅，对高岩说：“爸爸，你能帮我们放电影吗？小宝想看《海底总动员》。”

许琴问：“你们家有电影院呀？”

李玲说：“也不算什么电影院，就是起居室改的。来，我带你去看看。”

到了起居室门口，许琴怔住了：“哇，你们家的起居室怎么这么大啊？”

李玲解释道：“本来和你们家的一样大，三十多平方，后来把连接车库的那面墙打掉了，合在一起，就有九十多平方了。高岩好客，常把他们清华校友请来开 Party，有这么一大间，才够用。”接着，李玲一带她去看酒吧、壁炉和斯诺克球台。最后，许琴在镶满一面墙的镜前站住了，镜中映出她那由于兴奋而显得异常生动俏丽的脸庞。

“怎么还有练功镜和把杆儿？李大夫，你原来学舞蹈？”许琴一手扶着把杆儿，轻盈地转过身来，齐膝的裙下，一条笔直的长腿优雅地斜伸出去。

李玲说：“是小岚在学芭蕾，每礼拜就一堂课。为了让她平时也能练练，高岩就装了这一面墙的镜子，还有一长溜儿的把杆儿。”

许琴用手摩挲着亮晶晶的铜把杆儿，感慨地说：“我从九岁进北京芭校，后来又进芭团，跳了十几年芭蕾。有了小宝以后，好几年没跳了。没想到，你们这儿有这么好的练功房。”说着，她走到小

岚面前，上下打量一番，点点头说：“嗯，这孩子是块好坏子，膀高，腿直，背挺。小岚，以后让阿姨教你好不好？”

小岚不知所措地望着妈妈，李玲连忙说：“那敢情好。让你教多近便啊，省得每礼拜六，我得耽误半天儿工夫，送她到几十里外去学了。来，小岚，快来拜老师，叫许老师。”

许琴摇摇头说：“可别这么着，什么老师不老师的。教着她，我也顺便练练功，过过瘾呢。”

趁着她们说笑的时候，高岩轮番操纵着几个遥控器，先将一百英尺宽的大银幕从天花板上降下来，然后依次打开了投影机、光碟机和大功率音响系统。少顷，眼前出现了五彩斑斓的鱼群和珊瑚礁，耳畔响起波涛的轰鸣，仿佛真的置身于神秘莫测的海底世界。小宝兴奋得拍手欢叫，屁股在沙发上一颠一颠的：“妈妈你看，大章鱼游过来啦！”可当大章鱼就在他面前张牙舞爪时，他又吓得一头钻到妈妈怀里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小岚早已启动了爆米花机。当满屋飘起那股诱人的甜香味儿时，小岚盛了一大纸筒，端到小宝面前，又顺便给他开了一罐可口可乐。

许琴说：“你们这儿可真像电影院了。上回我们在洛杉矶看电影，老美每人抱着一大桶爆米花、一大瓶可乐，连吃带喝，整场不停。”

高岩解释说：“美国有四大流行文化：Popcorn, Apple pie, Baseball, Chevrolet。翻译成中文就是：爆米花，苹果派，打棒球，雪佛兰。”

李玲不屑地说：“什么流行文化，全是垃圾食品。许琴，以后少给小宝吃这些东西。美国孩子三分之一以上超重，都是让这些垃圾食品给害的。现在加州已经立法，学校的自动售货机不许再卖含糖软饮料。”

小岚不满地说：“妈妈，我们多久没爆玉米花儿了。我这也是为了招待小宝。”说着捏起一粒送到小宝嘴里，“小宝，姐姐的爆米花好吃不好吃？”

“好吃好吃！”小宝大口嚼着，又伸手抓了一把往嘴里塞。许多粒粘在胖嘟嘟的脸蛋儿上，引得大家一片哄笑。

李玲的手机响了，接过去一听，是斜对面的邻居罗拉打来的。她的孩子发烧，请李玲过去看看。

许琴问：“这么晚了，还出诊？”

高岩说：“做家庭医生就是这样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随叫随到。”

见李玲背着药箱准备出门，许琴说：“小宝，咱们也回家吧！”

小宝使劲儿摇头喊道：“不要不要，我要看《海底总动员》！”

李玲劝道：“你们别急着走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你们家还没买家具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，不如在这儿多待会儿。高岩，你把壁炉点上吧。这屋大，他们娘儿俩又穿得单薄，别着凉了。”说罢转身出去了。

高岩用一根火柴就点着了早在炉膛里摆好的易燃碳棒。这是一座老式的铸铁炉。当年他在网上淘时，得知它产于加拿大，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。四只兽爪状铁脚，支起布满错铜纹饰的粗壮炉身。一扇弧形的玻璃门，将精灵一样狂舞的火舌挡在炉膛里。随着铁炉辐射出强大的热力，屋里的温度迅速上升。高岩和许琴几乎不约而同地脱去了外套。高岩的衬衣十分宽松，许琴的却是一件紧身低胸羊绒衫，开领之大，几乎挂不住肩膀，害得她不时提拉。手起臂落之间，胸部亦随之鼓动不停。不知是炉火的刺激，抑或美色的迫近，高岩觉得喉咙发干，想喝一杯。走到酒吧台前，倒了一杯拿破仑，一饮而尽，并长长呼出一口气。忽觉一股温热的气息撩拂着后颈，转过身来，才发现她与他贴得如此近切。他退无可退，只得肘支撑，尽量仰靠在吧台上，故作轻松地问：“你想不想喝点